

七

修

類

稿

七修類稿卷之三十六

杭仁和郎瑛仁寶著述

詩文類

岳廟

宋徽武穆王祠天下有五在鄂者乃王開國之地在杭者
王墓之地在湯陰者父母之鄉戇者立功之地而朱仙鎮
者功之極而憤之所不能忘皆著祀典報王亦宜今其錄
乃吾友汪仲蘇子卿所編心亦勞矣近爲當道所刻惜去
其詩文將半予有一跋亦在逐中今并贅於此嘗考王少
狂飲帝戒而遂絕較之終曹瞞而不談兵者一忠一奸薰
蕪判也王刻像行溫清禮平居布素死之日無餘貲其與

言三三
絕裾窮奢者何如好色人情也故至死弗克斷虞姬王能
却交驩之名姝勇殊過之死後有武昌老嫗之哭足可比
方孔明也夫爲將而具五善足矣王之行聖人之道大賢
以上事也豈特忠哉列古名將有餘論矣寃蓋非一日也

芙蓉詩

予名生員不出應試有年矣嘉靖甲申將遊南都有事於
學宮適值葉教諭相新至召而言曰汝能作詩則行否則
當受吾教不許也遂指亭前芙蓉爲題予書一絕呈之名
花不闢艷陽粧自向儒宮醉晚陽莫道秋容顏色淡野梅
凌雪有天香葉知有爲故意復曰我欲題折枝者予不得
已憤而口占天香國色美丰姿祇是西風颭墜枝今日悲

秋人見汝有何奇句動吾師葉笑而放之逾二年乃于素
題芙蓉扇面偶感前事書曰莫向芙蓉怨不平風塵從古
困儒生當年錯在淮陰少自是王孫未有名他日乃父見
之謂予曰汝尚記憶前事耶予曰非也一偶然耳因出酒
命酌痛歡而罷

壽詩

杭劉菊莊泰成化癸巳六月適當六十同時詩人皆以詩
祝今併錄之於左以俟後人觀覽庶知一時人物之文學
也自壽云落落乾坤六十翁蒼顏寧復舊時紅菟羅經史
有餘力補報君親無寸功舌在未應鳩計拙眼高渾覺馬
群空藕花池檻新涼好且對妻孥試碧筒友人甬東徐叔

勉恕以詩祝云隱君志高尚今代巢與由種菊滿籬下嘯
傲天地秋一壺時復醉此外非所求雙鬢已白偃指甲
子周大塊假以文慨然法前修君壽不可量浩浩滄海流
但固金石操毋爲身後憂勾章沃昌言昌云玄圃千年桃
已熟搖搖珠樹濃陰綠紫綃旖旎散晴云翠館參差咽寒
玉芙蓉畫屏清晝長博山初試麒麟香一聲白鶴南飛翔
追逐神仙爭頡頏東道主人茂陵客金縷瓊觴薦瑤席碧
闌十二藕風涼歲歲酣歌樂無極天台謝仲昭昭云火龍
呵雲成五色輕綃剪出秋蟬翼涼颼蕩暑天沉沉南極回
光射東壁菊莊老人詩中豪飄飄不是紅塵客燃黎爨羨
劉更生傳學遠過楊執戟瑤池昨夜來青禽殷勤爲報群

仙臨紅麟擘脯玉絲脆紫檀蕪炎火金爐深薰絃不彈供奉
曲橫笛交奏雙龍音烏痴兔嬾日月緩定應爲子留光陰
江陰下華伯榮云碧空無雲元秋毫壽星光與文星高菊
莊行年今六十胸蟠萬卷一布袍門生如雲上堂賀烏程
遠致玉兔醪碧筒倒注若吞海薦以雪藕蕪冰爽後五百
歲摩金狄世同薊子誰同曹天光老眼不錯視長生特地
留詩豪濟南陶希文元素云六十方稱壽神完氣亦完少
陵詩價重太白酒觴寬紫曳藤杖班裁筍箠冠願君爲
砥柱學海障狂瀾吳興張子靜淵云春秋六十老斯文名
重東南獨出群照夜青藜天使下延年丹藥地仙分才高
鸚鵡鋒難敵臉暈桃花酒易醺願作湖山風月主一巾白

髮恁紛紛郡人張天錫錫云德化于今詩亦化收拾聲名
老林下盃邀明月豈爲賓天與清風豈須價莊前種蒲南
陽菊飲泉采花亦自足人間意苴假明珠真有金錢萬萬
斛一週花甲等閑過滄業幾閱人海波耳順何須更加洗
倚欄閒聽濯纓歌沈惟遠寧云花甲循環喜一週竭來海
屋又添籌半生曠達陶元亮八句風流秦少游香裊碧雲
浮綺席酒搖紅浪溢金甌頌祈壽算岡陵固與子湖山共
倡酬莫仲璵璠云銀瓶蒲貯洞庭春數爲先生慶六旬壽
域天開週甲子文章夜現燭星辰清新珠玉今詩伯瀟洒
衣冠古逸民昭代由來重儒術白頭行看載蒲輪馬廷簡
迪云目如巖電貌如童獨止少詞壇氣尚雄聖仰宜尼方耳

顧贊翁伯玉已心融青藜燈下書頻校黃菊樽前酒不空
天意未容夫子老要傳詩法擅江東劉邦彥英云大隱居
城市聲光不可韜英靈鍾間氣論議邁時髦詩得陰和細
騷蕪袖宋豪百編同雅健一字重華褒妙趣江山助狂歌
鬼影避霜空飛俊鶻塵匣出蒙曹音古薰絃奏才長雪壘
線尋僧未入社對客嬾題糕訪古登雲嶠懷人隔海濤乾
坤容傲睨風月屬遊遨夜閣青藜火秋園白苧袍襟期時
自負志節老彌操短袂閒招鶴長竿欲釣鰲不知雙鬢改
祇爲寸心勞有子能臨帖無官豈愛刀菊莊聊寄寓花甲
忽過遭廣顛非凡相長眉是壽毫安期初餽棗方朔預偷
桃正好傳食玉毋煩論伐毛人材何落落歲月自滔滔樂

矣居清世陶然付濁醪斯文端有相南極一星高陸士稱
身云秀鍾靈氣應長更白髮卿賢獨老成礪世才名蓮並
瑞出塵丰度鶴同清重煩海客分桃實幾約山翁泛菊英
華誕喜聞週甲子頌歌叨厠魯諸生陸有私抄詩話一冊
載壽詩尚多也

水上打一棒

正統間處州葉宗劉謀逆杭點民兵有生員之父亦在點
中其子往訴於府府主不爲之理拂衣而出自言水上打
一棒蓋以俗云空無用也主聞其言而不知其情祇以惡
語嘲之即喚轉詢焉生員直告其故遂曰汝能賦此當免
其役耳因口占曰丈七琅玕杖碧流一聲驚破楚天秋千

條素練開還合萬顆明珠散
夜收鷗鷺盡飛紅蓼岬鴛鴦
齊起白蘋洲想應此處無魚
釣起網收綸別下鈎守遂除
之

伯厚不知詩

宋韓持國咏雪詩云衣上六花飛不好畝間盈尺是吾心
何由更得齊民暖恨不偏於宿麥深宋王伯厚以爲雪詩
無出其右予以此真村學究之詩也俗云宋頭巾耳而王
伯厚不知詩亦可知矣此但取其有憂國愛民之意豈詩
也哉又伯厚取朱新仲咏昭君詩於困學紀聞中云當時
夫死若求歸凜然義動單于府不知出此肯隨俗顏色如
花心糞土噫此伯厚亦不善論而取之也使昭君知此不

待其單于死而請也亦不必其請而自盡矣

廬山高明妃曲

石林詩話云歐陽棐求張子厚書乃翁廬山高明妃曲藏於家以公平日自喜此三詩也嘗被酒語棐曰吾詩廬山高今人莫能爲惟李白能之明妃曲後篇太白不能爲惟杜子美能之前篇則子美亦不能也及觀名臣言行錄又云公謂人曰廬山高惟韓愈可及瑟琶前引韓愈不可及杜甫可及後引李白不可及杜甫可及其與石林所記不同予論廬山高全似太白前引類杜後引類韓當以石林所記爲是但歐公自不當爲前引則子美亦不能此或斐乃過羨乃翁之辭亦憂得誤紀之耶若名臣錄所紀廬山

高豈似韓耶二引既不擬李文雜太白之名何也此必其傳聞也

吳賈相報系文

吳潛號履齋宋理宗朝相也賈似道入相令言官劾吳安置循州又令循守劉宗申毒死履齋似道後亦貶循州宰執陳宜中等咸欲置賈於死令鄭虎臣押送至漳之木綿庵而爲虎臣鎚死之漳守趙介如乃賈之門人時爲祭殮文曰履齋死循死於宗申先生死閩死於虎臣天乎人乎莫得而詢有餘不盡之意至矣至矣然二事之詳見山房隨筆武林紀事但隨筆祭文缺後二句而宋史以吳爲預知風雷作而死亦非也蓋吳作辭世詩時空中偶然雷震

耳

義鳥

聞見錄載關中商人得能言鸚鵡於隴山愛而食之甚勤
偶事下獄歸時歎恨不已鸚鵡曰郎在獄數日已不堪鸚
鵡遭閑累年奈何商遂感而放之後商同輩有過隴山者
鸚鵡必於林問曰郎無恙幸寄聲幸寄聲又金時安撫使
田琢少從軍塞外君有雙燕爲巢土人欲捕之田曲全護
一日飛止坐隅都無驚畏巧語移時不去田思明日秋社
燕當歸矣此殆爲留別言也因作詩贈云幾年塞外歷崎
危誰爲鳥衣亦此飛朝向燕覆知有爲暮投第舍重相依
君憐我處頻迎語我憶君時不掩扉明日西風悲鼓角君

應先去我何歸遂細書爲蟠九繫其足後八年田爲潞州
判官此燕飛鳴公辭米止硯屏田諦視郎前燕也蟠九尚
在遂畫圖作序一時名人皆有詩賦嗚呼禽鳥微物一加
愛養遂致不捨士之負義背恩曾二鳥之不如昔人歎古
道益遠交情醜朝歡暮怨雲遷移予亦感而筆之也

巴西

山谷懷荆公拜次西太乙宮韻之詩第二首云啜羨不如
放麕樂羊終愧巴西欲問老翁歸處帝鄉無路雲迷任天
社解山谷之意謂惠卿之忍正如樂羊荆公之過與西巴
同又言末句神宗崩公亦薨從其在天非謬邪所能間予
觀山谷所和四詩皆指荆公不若東坡之和之妙也此首

以惠卿比樂羊固可而以秦西巴擬荆公恐爲不當荆公直刻拘耳豈仁也哉任復謂說邪不能間亦益山谷不善之意山谷或止以帝鄉之眈雲亦不迷也藝苑雌黃又爲山谷解倒用西巴引退之差參瓏玲爲証予意虛字倒用尚可理推至於人名恐未穩也山谷此詩只是有病

詩句重用

唐人許渾常將已詩重用此雖一病夫豈不能再作固欲如是耶第可意句遂不復改耳但有可用不可用處自當慎之也今錄出數聯以明之庶便檢閱亦足使人易知也如京口寄友人用一樽酒盡青山暮千里書回碧樹秋爲頸聯矣至郊園秋日寄洛中故人復用二句爲領聯皆寄

人者也又如呈郭少府巡潞有江村夜漲浮天水澤國秋
生動地風漢水傷稼亦用此二句皆因水也此則可以同
用至於送僧歸桂州靈岩寺云楚客送僧歸桂陽海門帆
勢極瀟湘碧雲千里暮愁合白雪一聲春思長他日和浙
西從事劉三復送僧南歸亦用此四句但以桂陽易故鄉
二字予以浙西復南去恐不可用瀟湘耶至以蜂窠對麝
香訪戴對依劉處極多似亦不切若王灣江南意二聯俱
同但易首尾此即其可意句而不復改也

因詩得偶

國初王旬字子宣作宮詞有云南風吹斷採蓮歌夜雨新
添太液波水殿雲廊三十六不知何處晚涼多仁和鮮元

詩集三六
俞友仁見而悅曰此其得意句遂以妹妻之此與宋趙德麟二十八字詩句事意俱同也

俞徐辭薦

富陽俞膺字古章肥遯丘園名聞湖海宦遊松浙者必得其文爲美正統間藩臬諸公先後封章薦舉不起吳和州亦嘗薦之先生以詩辭云青雲有路念綳袍迢遞和州薦剡勞下乘難追千里馬虛名恐誤九方臯稽康自信趨時懶以室誰云索價高總使陽和勸鄰律秋風雙鬢已蕭騷又同時寧波徐恕字勉仁亦以文鳴不膺國召後家吾杭有藝說譬喻爲學甚悉今忘之也予嘗謂俞詩徐文近亦有之而人品或無二子也故當時有富陽俞甬東徐翩翩

文采雙明珠之譽予故表而出之

尚書老態詩

魏驥浙江紹興蕭山人正統初爲司訓矍然若不勝衣者
一日會酒友家座有柳莊先生因相曰公異日必至極品
衆皆掩口自亦以袁諷之也後因教導有功漸陞至少卿
直抵吏部尚書然質直而好吟不以工拙爲計老態一詩
至今傳之人口以其鄙而詭也詩云漸覺年來老病磨兩
肩酸痛脊梁跢耳聾眼暗牙根蛀腿軟腰疼鼻淚多臟毒
頭瘋時又舉痔瘡疝氣不能和更煎酒積微微發三歲孩
童長若何予嘗又聞趙松雪老態一詩則視此超出九天
矣然亦不見集中今錄出之詩云老態年來日日添黑花

飛眼雪生鬚扶策每籍過眉杖食肉先尋剔齒籤右臂拘
攀巾不裹中腸慘澹常淹移床獨就南榮坐畏冷思親
凌日簷非身處老境不能言之如此真切悲夫

燕子樓

燕子樓聒聒之事人皆知也而燕子樓集人未知也知其
集者或未見其詩也况其詩者或未知聒聒之終故予少
見陳彥升詩之起結云僕射新阡狐兔遊侍兒猶在水邊
頭樂天才思如春雨斷送殘花一夜休不知何謂水邊與
樂天之意今始知樓在徐州西北水滸至今猶有迹焉聒
聒念建封而不下樓者十年樂天贈詩曰黃金不惜買蛾
眉揀得如花四五枝歌舞教成心力盡一朝身去不相隨

聆聆讀之悲泣曰自公薨妾非不能死恐百載之後以我
公重色有從死之妾是玷我公清節也所以偷生耳乃和
白公詩云自守空樓歛恨眉形同春後牡丹枝舍人不會
人深意訝道泉臺不去隨聆聆得詩後怏怏旬日不食而
卒臨終但云兒童不識冲天物謾把青泥汗雪臺方知陳
結之意聆聆詩云樓上殘燈絆曉霜獨眠人起合歡床相
思一夜情多少地角天涯不是長又云北却松栢鎖愁烟
燕子樓人思悄然自埋劍履歌塵散紅袖香消一十年皆
如此類予嘗過其地見燕飛鳴有感賦詩曰燕子樓前燕
子飛舊巢還在主人非樓中聆聆樓前燕肯向他人樓上
居聆不獨鍾情意氣且知義理可謂妓妾中傑出者姓閔

或曰許

表柳莊

柳莊表珙字廷玉元菊村先生士元之子自幼勵精儒業
九流百氏之書靡不涉究嘗遊歷湖海間遇異僧別古崖
於補陀洛伽山一見而奇之因授以相人之術期珙必以
術顯珙自是决人貴賤壽夭禍福休咎如指諸掌凡求相
者聽其語言觀其形象然後斷以吉凶雖達貴人遇之不
以禮則拂袖而去

大宗在潛邸遣使召見珙凝神竹思稽首而言曰

殿下龍形鳳姿天廣地濶日麗中天重瞳龍鬚二肘若肉
印之狀實蒼生真主也辭還賜資殊厚越三年上誕膺

天籙萬幾之暇因感珙言之驗驛召至京拜太常寺丞邁以特禮已而得請展省先塋壽七十六以疾卒姚少師廣孝嘗贈詩云岸幘風流閃電眸相形何似相心優凌烟閣上丹青裡未必人人盡虎頭此詩正似荀子所謂相形不如論心之義此亦未必無益焉也

句意

有如此江蓋言如此江水流而不返也將無同謂不同也將是乃晉人發語也如淵明詩將非遐齡具是矣

卷二十六

七修類稿卷之三十七

杭仁和郎瑛仁寶著述

詩文類

楊眉菴

國初吳下詩人稱高楊張徐楊名基字孟載眉菴號也家
吳縣天平山南幼穎悟絕人弱冠工文詞名動公卿會稽
楊庶夫相見戲以所號鑄笛爲題使其賦歌對曰不惟能
歌尤且切效老鑄體翌日誠似庶夫不覺自失曰吾意詩
徑荒矣今老鑄當讓子一頭地故當時有老楊小楊之稱
此事舊聞於人未見其歌其集亦少也今獲抄本錄歌以
識歌曰鐵崖道人吹鐵笛宮徵含嚙太古音一聲吹破混

沌竅一聲吹破天地心一聲吹開虎豹闥形庭跪獻丹宸
箴問君何以得此曲妙諧律呂可以召陽而呼陰都將春
秋一百四十二年筆削手譜成透天之竅價重雙南金掉
頭玉署不肯入直入弁峯絕頂俯瞰東溟深王綱正統著
高論唾彼傳辭燕書淫時人不識我不厭會有使者徵球
琳貝區下浸三萬六千頃之白銀浪洞庭上立七十二朶
之青瑤岑莫邪老鐵作龍乳丹山鳳舞江蛟吟勗哉宗彥
吾所欽赤泉之盟猶可尋吹一聲振我清白祖大鳴盛
世載齊享財解愠南風琴唐註春秋一
名透天關

孫侍規

孫侍規將軍婢也將軍

雲懷遠人也貌黑而驍勇絕

人癸巳調

太祖于濠每單騎前行所一輒克嘗遇盜數百獨戰三日皆擒殺之庚子守太平偽二陳友諒以舟師入寇圍太平雲率麾下三千餘人結陣三戰三日城中乏食而陷賊縛雲急雲奮身大呼縛盡解四起奪守者刀殺五六人罵曰虜非吾主敵也曷不趨降賊五怒碎雲首縛于舟檣衆射之雲至死罵賊不少變雲妻卽六氏雲與偽漢戰時子煒方三歲卽氏會家人泣曰城且破君夫必死之吾必不獨生然不可使花氏無後嬰兒在若等善撫育之七卽聞雲就擒遂赴水死侍兒孫氏瘞卽尸抱兒走爲偽漢軍所獲軍中惡小兒啼孫至九江恐兒遇害以簪珥屬漁家媪育之是年冬王

師伐僞漢漢敗孫脫身至漁家視兒在澗漁人出竊負以
走宿陶穴中明日出江滸僦舟以渡遇漢潰軍還爭舟掉
孫氏及兒投之江方出沒波中有斷木自上流浮至附之
入蘆渚中渚有蓮實孫氏取啗兒凡七日不死忽夜半聞
人語聲呼之逢父老號雷老告之故與其偕行明年辛丑
二月達

上所上聞雲兒郎呼入見孫氏泣抱兒拜

上上亦泣寘兒於膝曰此花雲子將種也命賜老父衣老
父已不見追之無所得衆咸以爲神後乃授水軍左衛指
揮僉事洪武七年偕孫氏至太平奉母郤氏夫人骸歸乃
止其像父加以衣冠合葬于上元縣南五十里水橋太史

宋景濂爲其誌閣老李西涯作樂府以美花公子意公固忠且勇矣使無侍兒則花氏絕而一門忠義節孝亦泯沒矣因爲長短句以美侍兒以贅於樂府之後因併錄之花將軍身長八尺勇絕倫從龍渡江江水渾提劍躍馬走平陸敵兵不敢逼主將不敢嗔殺人如麻滿川谷徧體無一鎗刀痕太平城中三千人楚賊十萬勢欲吞將軍怒呼縛盡絕罵賊如狗狗不信檣頭萬箭集如蝟將軍願死不願生作他人臣却夫人赴水死有妻不辱將軍門將軍侍婢身姓孫收屍塋母抱兒走爲賊俘虜隨風塵寄兒漁家屬漁姥死生已分歸蒼旻賊平身歸竊兒去夜宿陶穴如生墳亂兵爭舟不得渡墮水不死如有神浮槎爲舟蓮爲食

言文卷三十一
一
二
空中老父能知津孫來抱兒達行在哭聲上徹天能聞手
摩膝置泣復嘆雲汝不死猶兒存兒年十五官萬戶九原
一拜君王恩忠臣節婦古稀有嬰杵尚是男兒身英靈在
世竟不朽下可爲河嶽上可爲星辰君不見金華文章石
室史嗟我欲賦豈有筆力回千鈞長短句云孫侍兒花雲
婢一朝城陷主人沒忍死流離全雲嗣全雲嗣鬼神呵護
登天陞襲主之爵顯主志血食太平千萬世嗟吁無侍兒
花之忠郤之節亂離之際幾人白誰言丈夫意氣輕婢妾
其事詳見功臣錄但錄中乙未克滁誌爲甲午當從誌也

戒坐

石林燕語曰戒坐不知始於何時唐以前猶未施用不知

子美已有詩贈鄭廣文云才名三十年坐客寒無毡則煖坐唐已有之安知不施於輿馬也

土饅頭

續仙傳有賣藥翁嘗呼曰有錢不買藥喫盡作土饅頭去此言最警悟范石湖所謂總有千年鐵門限終湏一箇土饅頭本此

味物詩

味物之詩即古賦物之體之變也如荀子蚕賦箴賦之類說者以爲起於唐末如雍陶鷺鷥鄭谷鷓鴣殊不知元白已前蓋已有之如子美味黑白二鷹之類是矣宋元以下作者多矣然其親切有蘊者亦足比方前人格律雖卑亦

詩之一種也謹錄明人之詩數首於左以啓好事者蘇平
綉鞋云幾日深閨綉得成着來便却可人情半灣羅襪凌
波小兩瓣金蓮落地輕南陌踏青春有跡西廂立月夜無
聲掃花偶濕蒼苔露晒向窓前趁晚晴首腐云傳得淮南
術最佳皮膚褪盡見精華一輪磨上流瓊液百沸湯中滾
雪花瓦缶浸來澹有影金刀剖破玉無瑕箇中滋味誰知
得多在僧家與道家胡斗南雙孔笛云混沌難分濁與清
鑿開空翠太分明有聲本自無聲出二氣還從一氣生碧
海夜寒龍並語瑤臺月白鳳諧鳴依稀黃鶴樓中聽吹落
梅花雪滿城萍云重重疊疊砌魚鱗根蒂渾無半寸深偏
爲太陽渡水面可容明月印波心千層浪打依然聚幾陣

風吹不肯沉多少錦鱗藏葉底交人無計下鈎尋楊基新
柳云濃如烟草淡如金濯濯姿容裊裊陰漸軟已無憔悴
色未長先有別離心風來東面知春淺月到稍頭覺夜深
惆悵隋宮千萬樹淡烟疎雨正沉沉春水云溶溶漾漾欲
平橋知是巴山雪盡消紅雨落花來滾滾綠烟芳草去迢
迢元湘已沒鷗邊渡溢浦新添鷺外潮向晚漁郎走相報
大家齊上木蘭橈戴九靈桡簇婦云青猷蒙頭作野粧輕
移蓮步水雲鄉裙番蛺蝶隨風舞手學蜻蜓點水忙紫束
暖烟青蒲地細分春雨綠成行村歌欲和聲難調羞殺揚
鞭馬上卽夏元吉人影云不言不語過平生步步相隨似
有情長向燈前閒靜坐每於月下共閒行昨朝離去天將

暝今日歸來兩又晴最是行藏堪愛處顯身須要待時明
沈彥博織手云曾見花稍揀俏枝宛如春筍露參差金釵
欲溜輕扶髻寶鑑重臨淡掃眉雙送鞦韆扶索處半揎羅
袖賭闌時香腮悶托聞嘶馬忙揭朱簾認阿誰朱靜菴梅
花燈籠云寶篋織出巧玲瓏朶朶分明效化工薄暮高挑
照歸路蒲街疎影月朦朧丁文煥釘靴云行過落花香鑿
齒步回芳草軟埋頭惜忘其全首

金山詩

一宿金山寺微茫水國分僧歸夜船月籠出曉堂雲樹影
中流見鍾聲兩岸聞因悲在城市終日醉黃蘗受萬古江
心寺金山名曰新天多剩得月地少不生塵櫓過妨僧定

濤驚濺佛身誰言張處士題後更無人二詩乃唐人張佑
孫魴者也皆號絕唱而青瑣集尚以雖爲警聯亦可移於
南康之落星末嘉之江心予則以爲首起既以言出金山
就可移彼此謂無過中尋有過亦刻矣但孫詩似誇則不
當也若以濤驚濺佛身言山不應如此之低此痴人前又
不可說夢第同時李翱亦有詩而後四句全同孫句不知
當時何意向之若是李云山載江心寺魚龍是四隣樓臺
懸倒影鐘磬隔囂塵過櫓妨僧夢驚湍濺佛身誰言題韻
處流響更無人此則可笑而人反不知而未譏也又聞
本朝莆田黃謙自來未聞有次張詩之韻者彼獨和之且
又不及此尤可笑若宋梅聖俞之山形無地接寺界與波

分吳登之花木江心地樓臺水面山亦可謂警句

理公岩碑

周伯琦元之饒人工真草篆隸而篆尤精也元人無出其右世行其六書正譌說文字原至正十六年嘗爲吾浙叅知政事杭志失收元史作十七年訛也尋除江浙行省左丞然以十七年招諭張士誠爲其留用未拜後士誠爲武寧王縛見

太祖伯琦逮繫於後

太祖問誰也對曰元江浙行省叅政周某

蘇志作饒介之非

帝曰元君寄汝一方重任乃資賊亂耶遂與僞吳司徒呂伯昇同棄市剪勝舊聞又云醉以三日酬其功而殺之元

史又謂回鄱陽尋卒恐皆非也夫既爲張用之義張是
可以遊耶又有功於

國朝耶昨與中書葉中夫遊於飛來峯之陰偶得其篆記
一篇攀羅附木剔洗而錄之遂知飛峯石像之所出亦可
補杭志之所缺也嗚呼自元季至今殆二百年矣一旦顯
世亦數也哉且筆法之妙爲周之最意予既知則搨者衆
也今已少剝或至損刻則公之書又沒於世因記其事并
錄其文於藁文曰理公岩晉高僧慧理師嘗燕寂焉在錢
塘虎林山天竺招提之東南玲瓏幽邃竹樹岑蔚至正九
年上人慧苾來居觀堂起廢緝敝爰開是岳窈窕繚複霽
如堂皇雲湧雪積發泄靈蘊後七年左丞綏寧楊公之第

元帥伯顏清暇遊憩扶竒樂靜捐金庀工載鑿岩石刻十
佛并補陀大士像金碧炳赫恍躋西土冀徼福惠壽我重
親利我軍旅冰什氛沴永奠方嶽巖之異勝誕增於昔爲
虎林之竒觀寔苴公執行精憇有以致之居毗號曰菩薩
蓋非誇益天竹和尚父若師臘以八十與苴同志徵文示
父乃篆諸石浙省叅知政事番陽周伯琦伯溫記并書

薛暨

唐伎薛濤字洪度八九歲知聲律其父一日坐亭中指井
梧示之曰庭除一梧桐從耳榦入雲中令濤續之應聲曰枝
迎南北鳥葉送徃來風父愀然父之父卒韋臯鎮蜀召令
侍酒賦詩因入樂籍元末建安暨氏女十歲能詩人令賦

野花云多情憔悴頻簪髻無主蜂鷓任宿房識者知後不
繫此即濤父愀然之事務皆果然豈非詩言志而心之聲
也歟然濤非暨比也故元微之有詩贈云錦江膩滑峨眉
秀幻出文君與薛濤言語巧偷鸚鵡舌文章分得鳳凰毛
紛紛辭客皆停筆箇箇公侯欲夢刀別後相思隔烟水菖
蒲花發五雲高以此則唐人重濤之才可知矣有洪度集
一卷行世

布袋佛

五代僧貫休畫彌勒佛而宋坦坦居士贊曰即此布袋非
此布袋不屬聖凡不立行解凡凡騰騰處處在在拄杖挑
來賜與君天上人間更無外岳珂七歲亦有贊曰行也布

袋坐也布袋放下布袋何等自在二替較之岳誠神童之言而坦坦者就本宗之道而云也至聞我

太祖私遊一寺亦見有題其詩曰大千世界活茫茫收拾都將一袋藏畢竟有收還有散放寬些子也何妨因盡誅僧噫此固借以喻當時之政之嚴太露圭角宜其受禍苟以前之岳贊之意而微諷之又何不可

詩句關樂

古人經文一字不苟下如鼓瑟吹笙不是說鼓瑟又吹笙也蓋瑟之一音古今以爲難和必吹笙以和之又若如塤如箎古人比之兄弟之和和夫他音豈皆不和而獨以塤箎言者他音一音各爲一節惟塤箎二音同爲一節蓋

同氣也夫司馬韓公邦奇號爲知樂其言亦然

般岩庵

太平府般岩庵

太祖旣渡江微行於庵欲借一宿僧異而問其爵里姓名乃題詩於壁曰殺盡江南百萬兵腰間寶劍血猶腥山僧不識英雄主只故嘵嘵問姓名後登極聞詩已無有旨鑰僧至京將殺之旣曰予詩何去之僧曰御製後謹有吾故師四句在焉問曰何詩僧誦云御筆題詩不敢留留時常恐鬼神愁故將法水輕輕洗尚有毫光射斗牛上笑什之

偽仙詩

池州青羊宮石刻一律嘉靖間都御史劉大謨所刻其跋

云是刻如雷電鬼神變幻莫測却又不失六書矩度信非
異人不能九龍主人宜加呵護若爲鸞車羽輪輦去寧不
或承其蓋哉世傳詩爲陳搏所書也其詩云仙境閑尋採
藥翁草堂留語數霄同虛傳山下雲深處直與人間路不
通泉引藕花來洞口月將松影過溪東求名心在閑難遣
明日馬蹄塵土中後欸曰三清道丈玉皇舉人太和子書
以予論之此好奇而未仕者爲之也觀首云仙境閑尋未
又曰求名心在閑難遣明日馬蹄塵土中仙尚有此言耶
况書名特神其號尤可知矣但字體異常不知書者隨風
傳誦若謂不失六書矩度數語劉蓋欲欺世人不知世有
識者所笑多也至如虛傳來影數字因傳爲此字未必真

是也榻之露醜徒汚紙墨見者自能別之

桑大二詩

世傳晉杭少保于公題桑曰一年一度伐枝柯萬木叢中
苦最多爲國爲民皆是汝却交桃李聽笙歌題大曰護主
有恩當食肉却啣枯骨腦饑腸于今多少閒狼虎無益於
民盡食羊意二詩不類于公本集之句予問之先輩則曰
聞有親筆於某家蓋句雖俚而意則尚也似其爲人或不
經意而云者若手帕磨菰之詩亦然或曰大詩乃先正李
時勉者未知孰是

陳岳登詩

金陵士友某一日召仙得詩云風露淒涼雨過天窓疎有

月到床前夜深不作紅塵夢註得南華四十篇又云強胡
擾擾我提兵血戰中原恨未平大厦已斜支一木豈期長
脚悞蒼生某請書名則曰我二人前陳搏後岳飛一仙遊
一屈死生死雖不同然彼之清風我之精忠今日同歸於
不死矣偶同過此某又問今秦檜亦托生否又書詩云自
古奸忠同一死奸忠死後各留名奸忠總在斯文斷焉有
來生與再生擬此雖非陳岳二公觀其詩文明爽氣健且
有理致是亦文名之七歟

洪武書目

痛三綱淪而九法斃無以新耳目而示勸懲首作大誥三
編欲戒後代人君臣民之愚知作資世道訓以禮樂不懈

於中成書曰大明集禮倣周禮而爲治天下之宏綱條緒
司禮掌曰大明律曰大明令所以立世法也曰洪武禮制
曰禮儀定式所以詳世禮也清教錄所以戒僧道也大明
一統曆所以欽天道也定字義書曰洪武正韻後以未當
命劉三吾重編曰韻會定正念農勞而命戶部計田之數
以爲文武俸數作省貪簡要錄見功臣器用諭制命翰林
院考漢唐宋封爵之數編稽制錄編立代宗室諸王善惡
者以類曰末鑑錄後又有昭鑒錄編立代爲臣善惡可以
勸戒者曰世臣總錄訂正蔡氏書傳名曰書傳會選取大
禹所叙箕子所陳有益治道者作洪範註紀天下道路者
書曰寰宇通衢載文武官屬體統及簽書案牘次第軍士

月粮宿衛屯田者曰政要錄自叙得之之艱難與更胡俗
書曰祖訓錄又欲貽孫謀以昭燕翼成書曰皇明祖訓言
喪服者曰孝慈錄取五經四書敬天忠君孝親而成者曰
精誠錄集歷代祭祀祥異感應可爲鑒戒者名曰存心錄
編漢唐宋六異應於臣下皆名曰省躬錄以致道德有註
論語有解諸經元史有纂三哉

正心無一事不加之意也創業之君所以難歟

菊花詩

清暇錄載黃巢下第有菊花詩曰待到秋來九月八我花
開後百花殺衝天香陣透長安滿城盡帶黃金甲嘗聞我
亦有味菊花詩百花發我無發我發我發都駭殺要與

風戰一場遍身穿就黃金甲人看二詩彼此一意成則爲明而敗則爲黃也予則以香氣透長安不過欲竊據之意滯歎盡帶甲擾亂一番也巢之反果在於秋天兵敗士誠友諒與得大都之日皆在八九月西風起時穿金甲豈非爲帝即是乃二詩之識耳

塔下陳

弘治間海寧塔下陳王善畫山水其父五十忽欲讀書坐閉一室晝夜不息者五年遂成詩人嘗題賈似道湖山圖云山上樓臺湖上船平章醉後懶朝天羽書莫報樊城急新得娥眉正少年意亦佳也擬此人不用功耳

讀史類卷三十七卷終

七修類稿卷三十八

杭仁和郎瑛仁寶著述

詩文類

李杜

古人論李杜無優劣故退之云李杜文章在光焰萬丈長
此在後世觀之也王屑陽秋皆輕議曰杜豈白所能望耶
殊不知當觀其彼此自言可知矣杜言李曰世人皆欲殺
吾意獨憐才李白斗酒詩百篇清新庾開府俊逸鮑參軍
似皆重其才也李言杜曰醉別復幾日登臨偏池臺何時
石門路重有金樽開飯顆山頭逢杜甫頭戴笠子日卓午
爲問因何大瘦生只爲從來作詩苦似不過平蒼而少錢

之也意當時李豪雋而才敏杜質朴而才鈍相會若有低昂也然則底於成也同歸於極焉細而論之則有一勉然一自然之分耳

樂府

予不知音律故詞亦不善每見古人所作有同名而異調者有異名而同辭者又有名同而句字可以增損者莫知謂何也後見元人周德清有作詞起例一書然後知當同當異者自有數調句字可以增損者亦有數調惜此書已少又雜記於衆詞名中一時檢閱亦難也今特錄出以便觀覽庶使如予者可考焉黃鍾水仙雙調水仙黃鍾素兒越調素兒仙呂端正正宮端正仙呂祇神雙調祇神仙呂

馬京商調上京中呂調越調中呂調南呂調

呂醉春雙調醉春

已上名同而音律不同者

黃鍾詞三紅錦袍細紅綵樓春即地雙鳳翅即女正宮計四

詞靈壽杖即呆伴讀書即村黑漆琴即學六么遍即

柳大石調計四歸塞北即望卜金錢即初催花樂即

蒙童兒即小石調計一青杏兒即金錢即仙呂計一

金盞兒即中呂計五紅綉鞋即喜春來即朝天子即

金門蘇武持節即賣花聲即南呂計六一枝花即

秦魁玄鶴鳴即採茶歌即草池春即閨金經即

翠盤秋即雙調計二步步嬌即銀漢浮槎即

落梅風

即壽陽曲

鴈兒

落

即平沙落雁

德勝令

即陣陣

水仙子

即秋風

波仙湘妃

殿前歡

即小風

滴

即甜

折桂令

即秋風

第一技

第一技

大春引

宮

漢江秋

即荆山玉

荆山玉

即荆山玉

搗練子

即前胡

沽

美酒

即瓊林宴

駙馬還朝

即掛

掛玉鈎

即掛

醉娘子

即醉也

小

拜門

即不

慢金盞

即金盞

撥不斷

即斷

也不羅

即野

越調

詞調笑令

即含

禿兒

即沙

寨兒

即營

令

即柳

三臺印

調詞

計一

梧葉兒

即秋

般涉調

詞三

臉兒紅

即麻

急曲子

令

即羅

孩兒

即羅

般涉調

詞三

臉兒紅

即麻

急曲子

已上名異

而詞調

同者

正宮

計七

端正好

貨郎兒

煞尾

呂

混江龍

後庭花

青歌兒

南呂

計三

草池春

鷓鴣兒

黃鍾尾

中呂

計一

雙調

計四

新水令

折桂令

梅花酒

尾聲

已上句字不拘可以增損者

明唐詩人暗合

國初王元章書懷王子女郡齋偶賦詩意相同而韻止差
其二可謂異矣及讀唐劉長卿餘干旅舍與張籍宿江上
館詩韻同意同真可謂巧也又皆奇作特錄於藁元章詩
云世情多曲折客况自堪憐聽雨愁如海懷人夜似年章
肥燕地馬花老蜀山鷓鴣冷淡無歸計蒼苔滿石田子充詩
云宦况真蕭索虛齋足自眠思親懷愛日閱史記疑年白
髮生愁後黃華立醉邊風流陶靖節輸爾早歸田劉詩云

搖落暮天迥丹楓霜葉稀孤城向水閉獨鳥背人飛渡口
月初上隣家漁未歸鄉心正欲絕何處搗征衣張詩云楚
驛南渡口夜深來客稀月明見潮上江靜覺鷗飛旅宿今
已遠此行殊未歸離家久無信又聽搗寒衣

宋徽宗畫詩

夏忠靖公咏徽廟墨竹曰寶殿無心論治安碧窓着意寫
琅玕枝枝葉葉真瀟灑爭奈金人不愛看此責徽宗之不君
也國初張來儀咏其折枝桂曰玉色官袍出內家天香濃浸
月中芭六宮總愛清涼好不道金風捲翠華此責高宗之不
子也又亡其名姓者咏其石槿曰金風吹綻絳紗囊零落宣
和御墨香猶喜樹頭霜露少南枝有子殿秋光此言南渡

人有借之之意然三詩皆有含蓄後二詩琢句猶工

楊少卿詩

天順間南京大理少卿宜興楊公復每令家童於玄武湖
擣取萍藻以食豚海虞吳思庵訥時握都察院章以其密
迹聽事拒之楊作小詩送云太平隄下後湖邊不是君家
祖上田數點浮萍容不得如何肚裏好撐船至今傳爲笑
柄鄙吳而予揚也予以思庵誠寬大而不荅使當時即寫
此詩易以己名復送於楊楊何顏哉此正揚公代吳之作
也其與鑽核較籌者何異哉况後湖

朝廷所禁今人反以抑吳豈以揚有能詩之名而然邪

祖述工拙

東坡洗兒詩云人皆養子望聰明我被聰明誤一生但願
生兒愚且魯無災無難至公卿吾杭先輩瞿存齋宗吉一
詩云自古文章厄命窮聰明未必勝愚蒙筆端花與月中
錦賺得相如四壁空其意本東坡洗兒詩來然自慨不露
圭角似過東坡又東坡白髮詩云人見白髮憂我見白髮
喜多少少年人不見白髮死昨見說郛載一詩亦似過之
勸君沐鑷髮毛斑髮到班時亦自難多少朱門少年子西
風吹送北邙山又宋淮南間帥真貴降元後四年卒有人
贈詩云自古誰無死惜公遲四年問公今日死何似四年
前又有吊墓者云享年八十三而不七十九嗚呼夏相公
萬代名不朽此二詩亦雖本同一意而辭意婉轉深懇又

自谷妙也

竿伎詩

石林詩話載晏元獻題竿伎詩書於中書廳壁云百尺竿頭身裊身足騰跟掛駭傍人漠陰有叟君知否抱甕區區亦未貧荆公他日復書一詩於後二賜也能言未識真誤將心許漢陰人桔槔俯仰何妨事抱甕區區老此身但記二詩不言所以予以二詩正見晏乃質實而王好更張者也二公心地即此占知矣又韓侂胄見弄傀儡爲土偶負小兒者名爲迎春使姪賦之姪曰脚踏虛空手弄春一人頭上要安身忽然線斷兒童手骨肉俱爲陌上塵韓不久禍作宋趙南仲以誅李全功見忌於鄭清臣史揆每左右

之得留於朝其後恢復事起遂分委邊面赴鎮之日朝紳
餞之適有呈竿伎者曹丕賦詩云又被鑼聲催上竿這者
難似舊時難勸君著脚須交穩多少傍人冷眼看後師果
敗皆詩識也然曹漢二首其辭皆有晏意但各用事不同
韓詩題雖非竿伎義則一也然實得幾間之情惜不知名
也故併及之

鄴字四音

鄴字一則肝切爲贊一才何切爲醴一祖管切爲纂一祖
九切爲攢今因蕭何之封讀之者不同各執以爭是非殊
不知四音皆是惟醴字者縣屬沛國蕭何初封之邑替字
者縣屬南陽蕭何子孫所封二音可加於蕭何餘非其宜

究而論之又惟讀醜字尤當也

掘塚歌

掘塚歌清江范德機作也范以閩州歌并此皆爲風俗所
興而閩州者因得上聞故著名史冊且爲一代詩人不知
掘塚歌則繆理大甚歌云昨日舊塚掘今朝新塚成塚前
兩翁仲送舊還迎新舊魂未出新魂入舊魂還對新魂泣
舊魂丁寧語新魂好地不用多子孫子孫綿綿如不絕曾
孫不掘玄孫掘我今掘矣良可悲不知君掘又何時掘歌
曾孫不掘玄孫掘則人決不用子孫亦不用墳墓矣子意
換中二句數字可也如曰好地還用好子孫子孫綿綿多
頑劣曾孫不掘玄孫掘斯義方妙其閩州歌乃革男子繡

詩卷三十八
文之弊者予三十年前嘗見其地繡文之妙始知蓋亦有
所傳云

吾子行詩

吾抗吾子行好古博學尤精律呂當時後世如趙子昂宋
景濂輩無不稱仰者惜其死於非命其著述亦多詩則未
嘗聞也予於舊抗誌中得其二首今錄示人則又惜死於
無窮也柳枝詞云一逕梨花過雨霑日華浮動碧絲簾軒
前插徧垂楊柳看舞春風入畫簷又谷沈堯道贈梨花云
山中折花搖白雲一枝贈我寒食春簿簾隔晴不須捲恐
隨蝴蝶飛成塵

白沙詩

世以陳白沙非知詩者而麓堂詩話載其題厓山大忠詞之詩曰天王舟楫浮南海大將旌旗仆北風世亂英雄終死國時來胡虜亦成功身為左袵皆劉豫志復中原有謝公人衆勝天非一日西湖雲掩岳王宮又以謂深知聲律者殊不知昔之所傳非今之所刻蓋今選解其詩者祇欲尊其道統不復以詞章爲重故於近體有蘊籍者不錄却以似禪而難通者徃徃錄出解以已意人之見之莫惟爲其不知也如張帆海上回帆掛鍊橋樹鷺起白蝦蟆跳上飛雲去又曰半酣發浩歌聲光真朗徹是身如笠空樂矣生滅滅不知蝦蟆跳飛雲是何所喻而生滅滅又何所解通本未可一二數也反於外傳隻句中儘有詩句如仲尼

不作周公夢天下誰嗟吾道衰又曰一春花鳥篇章廢萬
里霄羽翼孤何嘗不佳此選詩者之過不思程朱何嘗不
作近體誠可笑也大都白沙是任道豪傑惜流於禪若指
刻集謂之詩教恐亦難也

七修類藁卷之三十九

杭仁和郎瑛仁寶著述

詩文類

蘇若蘭織錦旋圖詩

幼聞秦竇滔之妻蘇若蘭有織錦旋圖詩言止八百而詩可讀數百首予以此特假文逞技殆玉連環錦纏枝之類與又聞成化間北海仇東之色界句分其圖成詩二百六十篇心雖異而猶未信也及見衍聖公藏本載唐則天氏記云可讀二百餘篇遂按圖求之止可初讀數首而已後見宋刻黃山谷序者云楊文公讀至五百餘篇題曰千詩織就迴文錦如此陽臺暮雨何亦有英靈蘇蕙子只無悔

過寶連波擬是可讀千首矣予驚且嘆曰是何女子之慧哉殆鬼工耶抑仙才耶古今才子亦有是思也耶不可得而知也又二十年復得一本乃皇朝起宗和尚經禪之暇紬繹是篇分爲七圖一百四十七段得三四五六七言之詩至三千七百首星羅棋布燦然明白某王府從而刻之并具讀法然其文之故典人名古詩程語絲紛網結雖錯雜聯絡而音律暢協反復成章也已七言雖似牽強而三四六言宛若天成者多矣嗚呼蔡琰崔鶯不過一文婦耳世傳慕之非以其行也若蘭史載烈女文無可匹真天壤間之異人耳每詢士夫圖亦罕見况知其事者乎特序而志之於橐畧少抑揚使他日讀者亦默而識之也

夾城八景詞

吾杭市井夾城巷口其一也宋樂間其地有翰林侍講王希範洪號毅齋一時學士惟重之

朝廷亦尊寵焉疾也賜藥卒也賜棺惜四十二而終嘗以其地爲八景作卜筮子八章成化間仁和教諭臨川聶大年亦有聲當時者又每題作臨江仙一章皆工緻也然王聶二集少刻板志收亦不全今錄於藁

夾城夜月

孤月泛江秋露下高城靜期着佳人夜不來坐轉霜梧影吹徹紫鸞簫寶篆烟消鼎桂子飄香下廣寒銀漢秋波冷

陡門春漲

言三三三
礮雪噴高崖雷嚮青天曉剛道吳胥駕海來勢壓滄溟小
兩岬是漁舟潑亂飛春鳥須信神魚去不留五色祥雲繞

半道春紅

宿雨漲春流曉日紅千樹幾度尋芳載酒來自與春風遇
弱水與桃源有路從教去不見西湖柳萬絲滿地飛風絮

西山晚翠

斜日照踈簾雨歇青山暮白鳥鳴邊一半開香靄和烟度
樓上見平湖影隔青林霧吹斷鸞簫興未闌月照芙蓉露

花園啼鶯

旭日照花林鶯轉春風早一片紅雲暖不開無奈春聲攪
乘興且閑遊莫待韶華老隨意飛紅點綠苔休着家僮掃

臯亭積雪

積玉映空青
蓬島人問近
珠母瑤花滿
眼開縹渺仙
臺影
便欲跨青鸞
直上三山頂
鶴氅披雲看
下方月白銀
河冷

江橋暮雨

浙瀝帶秋烟
兩岸薰霞嚮
何處漁舟暝
未還隔浦聞
清唱
撩亂下枯槎
一夜苕溪漲
天目應添翠
色重回首看
晴嶂

白蕩煙村

綠竹繞清流
草舍人家遠
幾處牛羊晚
下來烟外聞
鷄犬
禾稼滿秋原
路向桑麻轉
簫鼓從教樂
社神歲歲長
相見
已上王詞後
聶詞也題前

萬里碧霄雲
散盡長天孤
月流輝城陰
空闊柝聲稀
試登

高處望露濕五銖衣。不見遼東華表鶴，人民昔是今非。
驚鳥三匝正南飛，銀河風露冷。騎得彩鸞歸。

西北城闌如鉄甕，夜來春漲崩奔。驚濤拍岸撼崑崙。桃花
三級浪，何處覓桃源。○彷彿鷗夷乘白馬，潮頭日落雲昏。
瀆祗川后亦消魂。琴高騎赤鯉，隨水到龍門。

記得武林門外路，雨餘芳草蒙茸。杏花深巷酒旗風。紫騮
嘶過處，隨意數殘紅。○有約玉人同載酒，夕陽歸路西東。
舞衫歌扇綉簾櫳。昔遊成一夢，仍問賣花翁。

一抹夕陽亙遠樹，分明翠斂西山。蒼蒼松檜鎖禪關。疎鐘
殘磬裏，倦鳥亦知還。○谷口樵蘇歸路晚，六橋流水潺潺。
行人指點有無間。天風吹散盡，露出豹文斑。

芳園萬花園繞處嬈紅晴點香泥金衣公子羽毛齊爲蝶
春色好終日往來啼○記得早朝花底散金河草色殘
數聲只在御橋西東風回首處香霧滿長堤

昨夜孤峯如潑翠今朝玉立巔岷瓊林琪樹間琅玕蓬萊
塵世隔弱水竟漫漫○玉宇瓊臺千仞表群仙飛珮驟鸞
不知何處倚闌杆洞簫吹一曲鶴鬢不勝寒

一葉漁舟吞暮景夜來江漲平橋蓋後兩岸嚮蕭蕭水村
煙郭外隱隱見歸樵○鴻鴈欲歸愁翅濕誰憐萬里雲霄
空濛山色望中遙鍾聲何處寺白鳥沒林腰

北郭秋風禾黍熟牛羊晚食平田一村桑柘起寒烟田翁
邀社飲擊鼓更燒錢○處處鷄豚泥飲罷瓦盆濁酒如泉

往來東陌與西阡，雖言淳朴俗自有一山川。

子昂探梅詩

予過演福寺僧房見趙魏公子昂親書探梅訪僧一絕句
云輕輕踏破白雪堆半爲尋僧半探梅僧不逢兮梅未放
野猿笑我却空迴惜公松雪集中失載今寺已爲墳地不
知此紙存亡也噫

甫似審言

揚萬里亭杜審言集謂其祖孫詩句相似者數處不知尤
何極似者如日氣抱殘虹即日射江樓霧氣黃明年春色
倍還人即錦江春色逐人來如八荒平物土即八荒開壽
域如伐鼓撞鐘瀛海即撞鐘考鼓天下聞如去歲茲辰捧

玉床五更三點入鵝行即季冬除夜接新年帝子王臣捧
玉床

武后制字

唐史載武后制字十二而

天堊地壘照回日囧月○星厖

君思臣

廐廐廐載

年年

正却無什文而後山叢談中又

多厖

初初

蓋蓋

投投

厖厖

聖聖

囧囧

匪匪

生生

七字及讀通志止

是十八字而無君仁幼三字却又益以廐戴字重一正正

字總計則又二十字矣書且不同六書本義亦以此厖字

爲武后星字似此增損書訛恐後人所傳之不一且天作

而日作囧並篆文也年作率正作击亦有作正者授作厖

亦有作穰穰者國作囧亦有作囧者地字籀文亦有作厖

者星字崔希裕纂古而作然文非武后所創可知或武后當時所書人自不考遂以謂其創也若以擬史止十二字則黃林雲華嚴經跋云武后有證聖等字乃桓彥範署名親校者是出十二字之外矣但因古所有而傳寫不同今則擬其所同者書以什之於右

箕詩題蕉

舊聞有人召箕仙赴詩以芭蕉一葉置袖扣之箕寫一詩云袖裏深藏一葉青知君有意侮神靈今宵試聽西窓雨欠滴瀟瀟一二聲可謂甚妙此必生以詩名世者可與八殺之詞類耳

廢主詩

梁簡文帝爲侯景幽於永福省將崩詩云寶劍截龍匣神龍逐陸君有意聊思句無情堪著書湘東王被害時詩南風且絕唱西陵最可悲今日還高里終非封禪時北齊高歡後主爲周滅時爲詩曰龍樓絕行迹鳳闕求無因獨知明月夜遙想鄴城人李後主歸宋後念嬪妃散落作長短句云簾外雨潺潺春意闌珊羅衾不奈五更寒夢裡不知身是客一餉貪歡獨自莫凭闌無限江山別時容易見時難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間數日後下世楊溥爲徐知誥逼遷於江南時詩云烟凝楚岫愁千點雨洒吳江淚萬行兄弟四人三百口不堪獨坐細思量宋徽宗在北時詩國破山河在人非殿宇空中原何日事搔首賦車攻投老

汗城北西江又是秋中原心耿耿南北淚悠悠營營思賢
佐顛情憶舊遊故宮禾黍遍行役閔宗周又杳杳神京路
八千宗祧鬲越已經年衰殘病渴那能久辛苦窮荒敢怨
天右六主所味雖有高下皆非聞墓聲而問公私黜大臣
而不知者甘於困辱而不能死社稷此帝王所以貴德而
不貴才云

富字義非

敖方伯英綠雪亭雜言儘有高論但論富字曰古人惟貴
務農故富從田田從一口者有田之入又貴食之者寡也
理雖是而字義則非也蓋說文富曰備也廣韻曰豐於財
也厚也禮記祭義註曰臣能世祿曰富未嘗以田字起義

而貴人口之寡真可笑也若負學則如教解蓋分貝則貧故說文云財分少也而教何不證此

湯胤績

天順間錦衣指揮湯胤績信國公孫也志大言大武畧少可而詩文亦稱是徐武公李文達當國曲意承奉徐則以爲狂生李見其有大志且通文墨亦重之也每自言士不脫穎而出何見其才使某獨當邊方一面必有可觀李因薦爲叅將守邊一日與友人正飲聞虜人牧馬城下遂勒兵出語友曰某擒此胡來飲不意胡人大至湯兵寡無援胡直前一箭而斃時人遂傳曰湯一面湯一箭數月後口外通州驛天色將暝忽有兵官騎從其盛來坐中室令免

供具但索紙筆燈燭閉戶而寢明早驛吏候起寂然無聞
開門惟見壁間一詩云手提長劍斬渠魁一箭那知中兩
腮胡馬賤來頭似粉老鴉啄處骨如柴交游有義空揮淚
弟姪無情不舉哀血污遊魂歸不得幽冥空築望鄉臺一
時哄然人以湯素好怪而死亦有恠焉殊不知胤績素已
用物多而取精洪矣又一旦卒然而死氣血壯盛精靈不
散魂魄安能無此耶但鬼有形而詩有跡亦可爲異也

賦新月詩

盧多遜當直宋祖命賦新月詩限用些子兒詩曰太液池
邊玩月時好風吹動萬年枝誰家玉匣開新鏡露出清光
些子兒此見后山詩話錦繡萬花谷獨載其詩後二句云

誰家鏡匣參差蓋露出楞渾。子兒尤覺善狀王禹偁當
直亦賦此限猷稍交韻詩曰禁鼓樓頭第一敲乍看新月
出林稍誰家寶鏡初磨出玉匣參差蓋不交古人以爲模
多遜之句也殊不知二詩皆祖龔老杜塵匣元開鏡之句
耳桐江詩話禹偁又作曹希蘊余忘年友處州王義中少
時同余夜坐因新月語此二詩明日王呈一詩云風外空
傳藥杵敲雲邊微見桂枝稍定疑今夜蟾蜍小含出明珠
口未交余訝之以其他口必成大名惜爲弟子員不久下
世至今夢寐嘗思之

七修類彙卷之四十

抗仁和郎瑛仁寶著述

事物類

龍睛

吳友叅將萬民望乃祖寧波衛指揮也弘治間聞倭登岸因乘舟哨海夜半見二紅燈漾空而來以爲倭船也遂彎弓射中其燈不知乃龍睛頃刻波濤洶湧出海軍舟俱沒焉至今逢此日則海中惡風大作遇陰雨之夜紅燈止見其一土人因知此龍記時厄之所致也跡其所居洞出海島春夏間洞傍蠅蚋蟻螯集腥惡之氣不可近予嘗見行都紀事云武康鴉髻山龍洞塢每遇陰雨之夕有紅燈見焉

相傳以爲寶珠此非其龍乎

捕魚法

每見漁人貯螢火於猪胞縛其竅而置之網間或以小燈籠置網上夜以取魚必多得也以魚向明而來之故因記憶一書云獼猴毛置魚網四角取魚必得蓋魚見之如人見錦綉也又有云燕肉水族嗜之釣者多以此以火觀之此或有驗又墨客揮犀云向網念揭諦呪七遍則使漁人終日無獲且證其人爲袒皆未試耳噫二者生殺之情不同惟人自處

神童對

閩老李西涯學士程篔簹墩成化間各以神童舉於京方期

見適直隸貢嬾至焉

英宗即出一對試之云塲嬾渾身甲冑程對曰鳳凰瀉體
文章李對曰蜘蛛滿腹經綸後西涯入相而經濟天下程
則終於學士以文章名世然偶爾一對而終身事業見之
也

陶懋學

直隸寶應縣成化丁酉貢士陶懋學善詩畫既不輕畫忤
當道又不拘細行後竟以此連坐罷退余多見其畫可謂
神品世誠重之有水墨水仙花自題絕句於上云此心不
愛牡丹紅托跡梅花樹滾東大袖郎當霜雪冷也應回首
藉天風予以此詩其懋學終身之識乎今寶應誌貢士題

名中既無世遠人或不知識之

張浩

張浩桐鄉皂林人也身幹短而膂力絕人其地有菖蒲庵庵前石獅重七百斤可持以行有二北僧在庵相撲浩旁觀竊笑之僧遂拳其浩浩應手擎僧足於空中問欲東耶西耶僧忙然稱師下拜漁舟數十取魚於浩門之灘浩斥之使去漁人不理而浩擲石破其舟衆漁起岍欲其償舟浩奪漁人之竿一拉而數十人爲之墮水衆方呼唬適嘉興府同知伍公文定提兵東征聞之召見曰汝可與我吳將軍對乎吳蓋北人長大而多勇力乃巡檢之子伍取偕行者也浩諾之因命各負舟上鐵錨以試其力吳則雙手

舉起而浩則孳以登岸伍又曰汝二人可相撲乎吳遂
浩因氣阻舌出脅爲之傷伍因曰吾欲用汝汝可喚家人
來對曰止有祖母不可出也因召其外祖與銀壹拾兩命
代養之後至開化殺賊甚衆賊懼以計創死然平日獲賊
之馬數匹紀功受賞銀牌救面伍公後俱帶回與其家

娑羅琪樹

俗以月中挂爲娑羅樹而歐陽味之亦曰伊洛多奇木娑
羅舊得名常於佛家見宜在日宮生容齋隨筆引澄雖多
由未親見徒使觀者尚疑故自云所謂七葉木未詳也殊
不知七葉木即娑羅樹歐陽定力院七葉木詩與梅聖俞
送韓文饒宰河南詩曰主簿堂前七葉樹皆是此耳蓋此

木每枝生葉七片花如粟花酉陽雜俎云花開如蓮非也
今南都弘濟寺前有二株大可二圍永樂間三保太監西
洋帶回之種予友王水部曾得孫枝帶回今已把矣唐李
邕作娑羅樹碑記有惡禽不集凡草不疝東瘁則青郊苦
而歲不稔西茂則白蕝泰而秋有成以今驗之娑莎蔭樹
而下無草矣惡鳥不集與瘁茂之事不知亦必有據云然
又琪樹道經往往稱仙境之木而詩家亦用爲仙樹故孫
綽天台賦有琪樹璀璨而垂珠蔡隱丘亦寫山上天將近
人間路漸遙誰當雲裏見知欲度仙橋是以人間無者也
予觀山海經曰崑崙之墟北有珠樹琪樹而六朝事迹載
寶林寺法堂前有琪樹梅摯有詩曰影清金田潤香舖壁

月流遠疑元帝植近想誌公遊則知實有是樹矣今乃稱
竒頌異以二樹非人間所有豈非亦由多生植於仙佛之
所好事者固神之耶

王孔多壽

成化間濟寧人王士能年百二十三歲嘗聞少鄉都玄敬
云其人似四十者問其致壽則曰無他術但不食肉不知
數不爭氣不妻妾日啖一餅而已近北京有孔無似者居
良鄉

家事之四代矣自言四百歲聞御史金燦嘗暑天與之飲
食見其食之無節遂至吐瀉予以二人必皆有術之士王
言數事見其延壽之道此乃欺人也不然愚能言之如是

手孔之妄啖而吐瀉亦故爲是省御史窮究其術也

子畏詩識

唐寅字子畏吳縣人博學有逸才詩文多婉麗為人放浪不羈晚年漫不經思失之熟俗弘治間省試南都第一試禮部爲市科目事逮繫而歸歸又緣故出其妻初爲諸生時作悵悵詩云悵悵莫恠少時年百丈遊絲意惹牽何處逢春不惆悵何處逢情不可憐杜曲梨花杯上雪灞陵芳草夢中烟前程兩袖黃金淚公案三生白骨禪老後思量應不悔衲衣持鉢院門前豈非詩之識乎予嘗見其與文徵明一書其情悲慘其文炫然使得位成名當數爲吳人第一惜身不檢而遂致墮落其私印有江南第一風流才子又有龍虎榜中名第

隊裏醉千場又曰昔救寺婚姻案主者觀此可知

待友厚薄

弘治初教職彭民望湖廣人也精學而老貧謁故友於京
不遇回聞老李西涯以詩寄云斫地哀歌與未闌歸來長
鏡尚須彈秋風布褐衣猶短夜雨江湖夢亦寒木葉下時
驚歲晚人情閱盡見交難長安旅食淹留地慚愧先生首
指盤彭讀之潜然淚下西涯載之已集嘉靖末客有與成
國公厚者然特與飲食而已予友俞院判見客衣敝寄詩
云長安車馬自肥輕獨爾鶉衣冷不勝聞說孟嘗多好客
好將心事托平生國聞詩特送衣一篋又陸參政孟昭
嘗送客出門偶見丐者於道側公熟視令閹人引進語夫

人曰門外丐者絕似吾少時友某人令人問其姓名果其人也公即出持其手曰子何一貧如此乎遂令其浴易其衣與之共飲食者旬餘其人感謝去公親送至一室曰吾爲子置此矣室中器用俱備又遺米十石白金十兩語之曰聊以此爲生毋浪費也吳人至今傳爲勝事予以成國武人尚能義激與衣西涯身處禁院豈不能扶持一友哉彭必不與之厚亦有激而云也若叅政公之事古今少其人嘗親目宦客見故親戚朋友貧賤者不能振拔反耶笑之是無仁義之心者哉噫

聲音文字統

聲音文字統計百冊國初餘姚古則趙先生撰也書學至

趙爲極精趙成此書爲至備作亦不易成也當時獻之於
朝藏之木天正統間修書中官夾借與中書舍人姜立綱
遂失全集閣中止遺目錄數本立文莊見而恨之批書尾
曰盜此者當身首異處予嘗聞之長老如此昨會侍御張
鳳溪云同年蕪湖周少叅易任温州通判時立綱之孫有
事於周已送此書周不知其所以因古則問於中書謝大
中大中餘予始信前聞不誣苟有少叅相知勸其進之於
朝此合浦之還珠也庶不負古則平生精力

沈氏藥

元末嘉興桐鄉縣後朱村徐通判素慕洞賓朝夕供禮一
日疽發於背勢垂死猶扶起禮之如昔偶見淨水盂下白

紙一幅視之有詩云紛紛墓土黃金屑片片花飛白玉芝
君主一斤臣四兩調和服下即平夷意其仙方然不知何
物爲黃金白玉乃召仙以大黃白芷爲問仙曰然服之果
驗後以之醫人無不效徐無子方竟傳婿沈氏至今沈以
此治生數百里來貨藥者無虛日族大而分數十家惟楠
枝者大椿樹下者藥乃驗沈子嘗從吾友俞院判學嘗聞
其藥今加川山甲當歸鬚金銀花矣然大黃既效以下爲
主不問陰陽之毒而投之恐亦有害者然源源往醫又獨
於椿樹者驗豈非天固與之歟

馮字誦經

一 洪武中松江孫道明屠兒也每借人書坐肆中且閱且寫

密行楷字積寫千餘本也至今人家書本後有孫道明識
字正統中蘇州有僧名道出人問所念佛經無不肯誦惟
華嚴經畧少番闕亦如水注豈非性好而心靜所致

顧陸李三子

元末吳人顧阿英陸德原李鳴鳳皆富而好古亦能詩文
至今有膾炙人口者一時名士咸與之遊名振東南顧有
三十六亭館陸之治財者沈萬三秀也李管助

太祖軍糧二萬斛入

國朝顧削髮爲僧陸爲黃冠李挈妻子家資浮海去俱懼
法而避之惜哉

沈陳兩進士

成化初仁和祥元沈繼先莆田陳音俱登黃甲沈書單思
外務不知也沈嘗見人軒上彎椽則曰山中有許多彎木
耶聞鶻聲則曰說何話耶予以此耶晉帝聞蛙而問公私
者何異陳嘗訪人與者問所往則曰去去久於街不得其
門與人竟婦陳步入見其妻曰汝何在是予以此耶北齊
劉臻回家子迎而曰汝亦來耶皆切對也不知其類悟獨
在於內何也

元鎮二香

元末倪瓚字元鎮無錫人也性好潔有逸才詩畫似其人
所居有清悶閣雲林堂多畜古書畫奇玩家亦富焉惜品
高而不知時張士誠之弟士信聞其使使人送幣求畫元

鎮裂其絹素且罵之士信一日與諸文士遊太湖聞漁舟
有安息香意必有異人急傍乃元鎮也士信即欲手刃賴
諸文士勸止猶鞭背數十國朝盡散其產柰何不過其
稅而催科者集其室迤入蘆洲執龍涎以自適因香被執
囚於有司每傳食命獄卒舉案齊眉卒問其故不答旁曰
恐汝唾沫及飯耳卒怒鎖之溺器之側衆雖爲祈而免憤
哽成疾今人以漁舟之香爲祥止庵

太祖因得而誅以元鎮爲

太祖授之廁中皆非也

文誰第一

太祖嘗問誠意伯當今文章誰爲第一劉以宋景濂爲對問

次則曰臣不敢多讓予竊以本

朝稱三先生爲首乃宋劉方正學也故近刊三先生文爲一冊此則論其國初可也然三人當又以劉爲首宋次之方誠爲正學之人恐文又不及二人矣宋雖富贍博雅故當一代制作柰格弱語漫揚鍤厓之言誠是劉文旣雄且深又况留心術數之學不屑屑於文者清溪暇筆不知劉有十書之多而云所作無幾又在宋下是未知二公者也

武當殿像

太嶽太和山玄武修真之地也以非玄武不足以當此山故曰武當今崇奉爲宮殿觀祠者三十六爲絕頂始銅爲殿飾以黃金範金爲像照耀上下皆我

太宗文皇帝之剏建也至若太和宮之聖像從官皆銀爲之而飾以金神帥十人皆銅爲之而鍍以金玉虛宮之聖像與從官者皆銅而金鍍之水火二堂以銀以銅各從其像其供噐銀鍍金者十有四銅鍍金者二十有二此憲宗皇帝之所範也一得於

太宗道宮碑文一得於

憲宗神像之記世人不知咸以武當金殿聖像種種皆黃金非也

胎語

河南開封府有丹客之婦懷娠甚巨動躍間似雙胎也丹客語婦曰若生二男當名虎四兒虎五兒一日欲出而天

若雨狀謂妻曰晴履可耶抑雨具去可耶妻未荅則腹中
朗應無雨舟客驚懼曰汝何人則曰虎四兒也言未竟又
聞聲曰雖不落也有幾點舟客曰汝又何人則曰虎五兒
也自後凡有言無不驗一日謂舟客曰汝所爲竟練不成
必湏爐如何置火如何候藥如何辦又曰如何如何乃毛
也如何如何小點化如何如何大點化待吾母爲之可也
舟客遂如言行之火然硫黃偶客至門室既不深廣而客
又不行其婦與二兒俱曰黃氣迫人柰何柰何至夜薰蒸
死世今有小點化之術謂其傳也予則以爲豈非天怒其
泄故歎滅其口耶然亦不知何妖也

鈎吻

嘗聞黃精中有物切肖食之立死疑以人必不可食矣此
妄言也後讀郁離子云陰谷有草狀如黃精背陽而生入
口口裂入肉肉潰名曰鈎吻無求美弗得而爲形似所誤
又疑此草固形如黃精安得取精者特雜以害人耶及遇
取黃精者親言黃精苗青白葉似杏根似薑而長又一種
與黃精同穴對待而生苗青黑葉似杏而尖處有鈎根切
似黃精名曰鈎吻俗曰斷腸草真能殺人偶爾有之也取
時即棄去而後知之真也因憶博物志曰太陽之草故曰
黃精天老曰太陰之精名曰鈎吻是二物性不同矣且本
艸云精味甘吻味辛又何同穴對待而生耶意者陽極陰
生離間有陰之故陰則惡矣故殺人

蕭愍之識

正統間仁和林草布衣也乃少保于蕭愍之瓜葛初學書累欲于公掇入中書科而未得一日于語曰明日

欽考中書汝但措書大明一統聖壽萬年八字而已林如其言時閣下先生見之雖不滿其字之不善不敢言其不佳也遂置上等嗚呼于公忠猷才略著于史冊矣此細事之識亦過人遠矣

鬼神懼威

嘗聞嘉興有焦通判陝西人其叔焦三畜子病痘求救於城隍不應擊敗神額其額乃王妃也一時頭痛難忍夜夢城隍告以兄擊額事妃曰兄過何為罪我耶城隍曰彼齒

狼難近又盛都御史臬調官古田時欲拆土地一祠夜夢
神告曰予血食有年且無過失公何欲毀之盛愈以爲非
遂拆之後夜神復托夢於鄉官某祈其并立某詰曰何不
訴之盛公乎神曰彼威嚴難干也據此二事人有福祿行
雖無禮鬼神亦懼况行得其正者乎若今兩賜不特爲守
令者未見能詰犯於神豈其心有私耶

茄

廣東茄子宿根二三年枝幹如樹以梯摘之直待樹老子
少方伐焉北方之茄雖大非若廣之爲樹蓋茄種原出廣
南也

陳節齋

女翁之姑丈陳節齋仁和人也少好學一日貨得書一冊自是厭襪之術動鄉里欲益人買賣則至其家或焚符馬於大門或易香爐於家堂則肆中人集如市矣或怒人薄已則徃過飲食其家至夜門戶自開厨灶不寧矣正統即位詔至杭節齋見之謂所親曰似欲再做一遭皇帝景泰間京軍來勦處州葉賊杭人多畏其擾害但求符燒於門外者軍過並不肯進有指揮某素與之交欲避從征之役彼云汝第去至某地假以墜馬爲辭告於主帥必可歸指揮如其言果然常懸小像于室一日女夫同兄至其家妻留中饋陳婦見像上有墨畫二條驕問曰今日何人到此妻咨以女夫弟兄遂頓足曰無能爲矣爲矣當急辦後事

不旬日果卒卒之前夕召女翁其後事并付其書其後
女夫之家雷聲常繞屋頂衆意蓋書故也因焚之遂絕

崇嘏

五代王衍時有臨邛女黃氏能詩托名崇嘏以詩謁蜀相
周庠周庠收爲府掾明敏多才庠欲以女妻之嘏復以詩
辭曰一辭拾翠碧江涯貧守蓬茅但賦詩自服藍衫居郡
掾未拋鸞鏡畫蛾眉立身卓爾青松操挺志堅然白壁姿
暮府若容爲坦腹願天速變作男兒庠大驚乃問其本末
乃黃史君之女元未從人惟老姥同居一貧如洗故時人
羨其貞潔書入五國故事予以此黃女特爲才使而不知
閨門之道者必不潔也無故而僞爲男子上詩一不潔也

服役爲吏周旋於男子之中二不繫也事露而不能告求
所願復以詩戲三不繫也何謂青松白壁之探耶故先輩
云文章本是男兒事女子能詩也不高若國初蜀之保寧
韓氏女者因孤遇明王珍之亂恐爲其掠也托名男子從
軍往征雲南七年往返遇族叔而後明其事以歸此然後
謂之貞繫所以收入國史

土乘氣

予嘗掘地出土而成坎矣後因無用復以其土築而實之
則耗四之一矣深求其故蓋萬物藉氣以爲質一動則氣
泄氣泄則質爲之損也